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featuring a man's profile in black ink on the right, looking towards a large red tulip flower on the left.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large, textured red and pink circular shapes. The man's hair and beard are rendered with thick black strokes. The tulip flower is dark red with a long green stem and leaves.

HEIGE DE
YUJINXIANG

黑色的 郁金香

福建人民出版社

黑色的郁金香

张安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875印张 77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240

书号: R10173·636 定价: 0.45元

广阔的世界任驰骋

——《黑色的郁金香》短篇小说集序

叔 迁

《黑色的郁金香》短篇小说集，是张安民同志的第一本集子。在我看来，这是儿童文学园地的一株鲜花！

张安民同志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作品，那时他还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想不到他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就碰到了人所周知的动乱的年代。他刚刚拿起的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笔，不得不停下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张安民同志以满腔的热情，重新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作。当他的《黑色的郁金香》和《舅舅汉姆》在《朝花》儿童文学丛刊发表后，立即被《儿童文学选刊》和《小说选刊》所转载，而且，这两个短篇小说，都被《儿童时代》、《当代少年》、《故事大王》等儿童刊物改编成连环

画。这说明，张安民同志的小说，在社会上的反响是强烈的。

张安民同志的短篇小说，是有“读者群的”。因为他的小说特点鲜明：思想深刻，情节曲折，题材新奇，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面，不受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一个家庭的限制，能把小读者的视野带进无限宽广的世界，从而开阔了眼界。《黑色的郁金香》里描写的，就是发生在郁金香王国——荷兰的一个故事；《舅舅汉姆》的环境背景，从台湾海峡、东南亚、西欧，直到国内，琳琅满目，五光十色；《亲人》、《红豆》所描绘的环境背景，都是小读者感到新鲜而又想了解的资本主义世界；《礼物》、《亨利的礼物》、《布做的篮球》、《“铁腿”破“钢门”》等，所描写的环境虽然在国内，但也描写得很优美。作品的生活面这么辽阔，在创作上的难度是相当高的，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坚实的生活底子，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不能达到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喜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安民同志作为一位教师，他是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进行创作的。他看到，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则是必须重视的。这在少年儿童中也都有所反

映。张安民同志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要运用自己手中的笔，创作出受到小读者欢迎的作品，来引导他们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成为对“四化”有用的建设人材。当有的人分不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时，他写了《黑色的郁金香》，揭露了阿发利先生不仅是现代化的物质垄断者，而且还是一个精神文明的践踏者；当有人羡慕国外华侨的亲戚，可以带回大批财物时，他写了《舅舅汉姆》；《红豆》、《亲人》等作品里，都描写了在海外的华侨为保卫祖国的珍贵文物而进行的斗争……这些，都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材料。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短篇小说集，大都是两三年前脱稿的。那时，有些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张安民同志在那样的情况下，始终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抵制精神污染，作了努力。在这部集子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以为应当特地向读者们作这样的一点说明。

1983年11月1日

目 录

广阔的世界任驰骋

——《黑色的郁金香》短篇小说集序

.....叔 迁	(1)
黑色的郁金香.....	(1)
舅舅汉姆.....	(15)
亲人.....	(41)
礼物.....	(56)
红豆.....	(66)
亨利的礼物.....	(89)
布做的篮球.....	(105)
“铁腿”破“钢门”	(118)
足球场上的故事.....	(135)
后记.....	(147)

黑色的郁金香

淡淡的晨曦刚刚照亮了玻璃窗，小米谢夫就醒了。他睁开眼睛，头一歪，愣住了。这难道是在做梦吗？他赶紧揉揉惺忪的眼睛，看清了，窗台上那盆郁金香花已经开放了。

“开啦！开啦！”

他虎地从床上爬起来，赤着双脚扑向窗台，发疯似地欢叫着。

窗台上，灰黑色陶土制成的花盆里，长着一株茂盛的郁金香，它那碧绿的叶子笔直地挺立着，如同出鞘的利剑那样。花的顶端，茶杯那样大的花蕾绽开了，竟开出了一朵黑颜色的花！啊，一株黑得闪着亮光的郁金香花！那微



微四散开来的花瓣，如同黑丝绒一般，显得那样高贵，富丽；丝丝清香散发出来，沁人心肺。多美丽的一朵花呀！

郁金香有红色的花，黄色的花，蓝色的花，白色的花，紫色的花……荷兰种植出来的郁金香真是品种繁多，异彩纷呈，香飘城乡，可就是从来没开过黑色的花。而现在，喏，在小米谢夫家里的窗台上，却有了一盆黑色的郁金香！

“上帝造海，荷兰人造陆地。”这是每一个荷兰人都引以自豪的一句谚语，而小米谢夫现在更可以自豪地补上一句：“我爸爸种出了黑色的郁金香！”

可惜，现在家里只有小米谢夫一人欣赏这个奇迹。爸爸离家已经三天了，妈妈整天整夜地在医院里陪着小贝当。米谢夫三岁的小弟弟贝当患有先天性心脏二尖瓣疾病，医生说是只要开一刀把心脏取出来，再装进一个人造的⁵心脏瓣膜就可以治好这病了，就象汽车大修，换上一个零件一样；只是由于医院收费太高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去治。谁知道，前几天突然袭来一股寒流，小贝当受凉感冒了，引起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这次不能再拖了，得马上开刀，手术费三千盾，还要先付清。于是，爸爸只得连夜赶到海牙城姑姑家去，看来，不借到这三千盾，他是不会回家来的。

“米谢夫，你听着，”爸爸离家前，对儿子说，“如果窗台上那盆郁金香开花了，你就送到阿尔斯梅尔花市上去卖掉，把钱送到妈妈那儿去。”

“把花卖掉？”小米谢夫惊疑地望着爸爸说，“小贝当是那样地喜欢郁金香花，你不是答应过他，等这盆花开了，就放在他的床头，让他天天看着吗？”

“哎……是呀，”爸爸为难地轻轻摇着头，转过脸去，避开了小米谢夫的眼光，然后望着还刚刚萌出花蕾的郁金香说，“可是……这，等他病好了再说吧，我们这种人家需要的是钱，而不是花，去卖掉吧！看来，这盆花不同寻常，也许是一株值钱的品种郁金香哩！”

“值多少钱？会有三千盾吗？”小米谢夫想到了小弟弟贝当的医疗费。如果卖到三千盾，那该多美啊！医生就会开刀，小贝当就可以恢复健康了。

“三千盾？”



傻小子，你可是在白日做梦呀！”爸爸苦笑着拍着天真的儿子的肩膀说，“那种最名贵的名叫‘副花王’的蓝色郁金香，一株才值四百盾。”

爸爸戴上帽子，穿上大衣，拎起手提箱，叹了一口气：“三千盾，对我们来说，可真是一大笔钱呀！除非上帝怜悯我们小贝当，把好运道降到我们家，让这盆郁金香开出黑色的花来！”

“那就让我祈祷上帝，使我们这盆郁金香开出黑色的花来吧！”小米谢夫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在胸前划着十字，满怀希望地想着。

嘿，果真，好运道来了。瞧，这不，黑色的郁金香花降临到小米谢夫家里来了。

小米谢夫兴致勃勃，赶忙穿好衣服，激动万分地从窗台上捧下花盆，非常小心地向出售鲜花的市场走去。

荷兰人是喜爱鲜花的，因此荷兰也就成了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产花国。全国有十二个向各国出售鲜花的市场，而阿姆斯特丹市里的阿尔斯梅尔花市则是其中最大的花卉市场，而且是专门出售郁金香花的。

小米谢夫双手捧着这盆黑色的郁金香花，气喘吁吁地来到大厅里的时候，花市拍卖刚刚开始。只见一瘦一胖的两个穿着皮夹克、戴着象马戏团小丑戴的条纹尖角帽的拍卖人，坐在指示出售鲜花品种和出售价

格的大电子钟下面，面前一长列小型轨道滑动车上放着数百盆各种各色的郁金香花。安装在大厅顶上的聚光灯，从不同角度射出强烈的光来，使得这些郁金香花更加鲜艳夺目。

买花的人有许多，却没有象别的商品市场那样吵吵嚷嚷，人声喧哗，而都是规规矩矩地坐在很象米谢夫读书的那座小学校电化教室中的梯级板凳上，在每只凳子的右边扶手上，都装有一只红色的按钮，当顾客在听拍卖人介绍到自己要买的那盆花时，就只要掀动电钮，在电子钟上就会出现自己所坐座位的号数，这盆花就算买下了。

小米谢夫小心翼翼地蹑起脚后跟，好奇地面对眼前的壮观，只见小型轨道车缓缓地移动了，电子钟上的液晶显示器闪烁着蓝色的光，而且不时地跳动着，变换着花名和价格。

“里思金，三百盾！”那个瘦长个子的拍卖人，用一种近乎滑稽的口吻，介绍着经过面前的一盆黄颜色的郁金香花。

买花的人交头接耳地轻轻议论着，可惜花开得不大，团起的花瓣就象从杯子里倒出来的奶油一样。很长时间谁也没有掀下右手边上的按钮。

电子钟上的红色数目字又跳动了一下，拍卖人怪声怪气地喊着：“二百八十盾……二百五十盾，没有

人买；好，二百二十盾……”

电子钟上的价格不是往上涨，而是不断地往下跌，这是荷兰市场上独特的拍卖制度。当这株“里思金”品种郁金香的标价下跌到二百盾时，坐在前排的一个顾客按了一下右边扶手上的按钮，电子钟上的价格数目字停止了跳动，下面重新闪现了一排绿色的数目字。“二十三号位置上的谢恩斯先生买下了！”拍卖人微笑着对这位谢恩斯先生点点头，扳动了自已手边的一个电盒里的小闸刀，于是，滑动车上的这盆郁金香被移入了另一条轨道上的滑动车上了。

接着，那个矮胖的拍卖人又介绍起滑动车上另一盆又高又大的淡蓝色郁金香：“芳芳美人，最新品种，四百盾！”

啊，亭亭开着的这朵郁金香，还没有完全开放，羞涩地打着朵儿，就同它取的名字那样动人。拍卖的人话还没有讲完，小米谢夫就看见坐在自己前面的一个高大肥胖、衣着华丽、歪戴着法国式便帽的男子迅速地按下电钮。

“一百零一号位置的阿发利先生买下了！”两个拍卖人一起讨好地对阿发利先生欠了欠身体，又扳动了一下闸刀，这盆淡蓝色的“芳芳美人”郁金香也滑了下去。

.....

一盆盆郁金香的出售就这样迅速不停地进行下去。慢慢地，小米谢夫发现，好品种的罕见颜色的郁金香可以卖到几百盾一盆，而最多最普通的红色郁金香有的只能卖几十盾一盆。他发现，价钱最贵的花，总是自己前面的这位阿发利先生买下的，他往往不等电子钟上的价钱跌下来，在第一次价格出现时就按下电钮。“他大概非常喜爱郁金香吧！”小米谢夫望着他想，“而且一定是非常有钱。”

小型轨道上的滑动车仍在慢慢地向前移动着，但是，好品种的郁金香差不多都卖光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品种。喜爱高档价钱郁金香花的阿利发先生大概是看得不耐烦了，他慢慢地举起双手，伸着懒腰，打了个又长又响的哈欠来。

瘦长个子的拍卖人看到了，连忙笑着说：“阿发利先生，你选购好的鲜花已经装上汽车了，十五分钟后就可以送到你的别墅里。”

“一共多少钱？”阿发利先生漫不经心地问，同时慢慢地放下双手，身子往下缩着，使自己坐得更加舒服。

“数据已经送进电子计算机里了，马上可以算出……”拍卖人献媚地笑着说。可是突然间他不说下去了，瞪大眼睛直望着站在阿发利先生身后的小米谢夫。他看见小米谢夫双手捧着的那盆郁金香花了。

“你这是什么，小孩？”瘦长个子的拍卖人惊叫

着，顾不得自己面前还没卖出去的花，飞快地跳过滑动车，迈着长腿奔向小米谢夫。

“啊，黑色的花！黑色的郁金香！”拍卖人大声地喊叫着，他那锐利而又内行的眼睛，使他迅速地鉴别出自己看见的是一盆罕见品种郁金香来。

拍卖人的惊叫，使全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阿发利先生先是傻乎乎地望着飞奔过来的拍卖人，接着很快地侧过身子来，这才发现后面的小米谢夫和他手里捧着的郁金香。

“喂！你是谁？竟然会有黑色的郁金香！”阿发利一反常态暴跳如雷地对小米谢夫挥舞着双手，大声地吼着。

小米谢夫一点也不慌，平静地对阿发利先生说：“是的，先生，这是我爸爸种出来的花，一盆黑颜色的郁金香。”

“你爸爸种出来的？”仔细地观察着小米谢夫捧着的花后，阿发利先生很快地冷静了下来。他问道：

“卖不卖？”

“卖！”小米谢夫点点头大声地说。

“哎，要卖得经过我们的手！”这时，瘦长个子拍卖人已经奔到小米谢夫的身旁，伸开两只手拦住阿发利先生，用他那两只铜铃般的眼睛贪婪地望着这盆黑色的郁金香说。

而这时，整个大厅人声鼎沸。所有买花的顾客都纷纷离开自己的座位，簇拥到小米谢夫的周围，谁都希望饱饱眼福，看一看这朵从未见过的黑颜色的郁金香。

“黑色的郁金香！”

“快来看啊！多大多美丽的花呀！”

“噢，天啊！难得见到的奇迹！”

.....

阿发利先生一只手着急地拉着小米谢夫，同时使劲地挥舞另一只大手，大声地冲着瘦长个子拍卖人说：“算了吧！你去卖你那滑动车上的花吧，这盆花不归你们管！”

“哎，那不行！”拍卖人不甘示弱地挺起胸脯说。“进了花厅里的花，都得由我们经手。小兄弟，”他弯下腰来，瘦脸上努力装出笑容望着小米谢夫，“你这盆花希望能出多少钱？”

“三千盾！”小米谢夫毫不犹豫地伸出三个指头来。

小米谢夫的话刚一说出口，大厅里“轰”地一声，仿佛炸开了什么似的。

“三千盾？”

“天啊！三千盾这可是一笔大数字呀！”

“可这是奇花呀！从来也没有见过这郁金香开出

黑色的花来！”

“听我爷爷说过，在上一世纪，海牙城里有一个热爱培植郁金香的穷鞋匠，他种的郁金香曾经偶然也开过一朵黑花，可惜球根烂掉了，从此绝种了！”

.....

议论声、赞叹声充斥着整个大花厅。看着人们全都紧紧地围着他，小米谢夫张大着嘴巴，吃惊地环顾着四周。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捧着的这盆花，竟会成为被整个花市注视的中心。

“三千盾？”瘦长个子拍卖人望着小米谢夫摇着头说，这个大数目使他讲话都口吃了，“太贵，太贵了！我经手的郁金香可从来也没有一盆能卖到这样大的价钱呀！”

“哈哈哈哈哈……”肥胖的阿发利先生听完他的话，突然仰起厚大的下巴大声地笑了起来，然后，侧过身子来轻蔑地对拍卖人说，“那就让我用三千盾把这株郁金香买下来吧！”

阿发利先生的话音刚落，整个大厅里又响起了一阵骚动，

“天啊！阿发利真是发昏了！”

“他有钱嘛，对他来讲，三千盾又算什么！”

“话讲回来，这朵奇异的黑花也确实值三千盾！”

“阿发利的别墅里全是各种郁金香，他爱郁金香爱得发疯了！”

“他爱花，这盆黑色的郁金香准会成为他珍藏的宝贝！”

人们都十分羡慕阿发利先生的豪富大方和得到这株世上独一无二奇花的幸运。听着这些窃窃私语，阿发利更加得意起来。

“你真的要买？”小米谢夫有点儿不放心地问他。

“那当然，小孩。”阿发利说着从西装口袋里摸出支票簿，又掏出钢笔在上面迅速地挥舞起来，接着“刷”地一声撕下一张来，俯下身子递给小米谢夫，然后拿过开着黑色郁金香的花盆，得意非凡地举了起来，让全厅的人都看到是他买下了这株花，同时狂笑起来。

小米谢夫接过支票，看到上面清楚地写着3000这几个阿拉伯数目字时，心里高兴得卜卜直跳。他努力抑制着内心的喜悦，双手紧紧地把支票攥紧在胸前，然后猛地一下子冲出了花厅大门。快！他心里催着自己快跑，快点给在医院里的妈妈送去，让医生可以早点开刀，使亲爱的小弟弟贝当恢复健康。

在大门口，他差点撞在一个大人的身上。幸好他小灵活，一侧身，避开了。